

燕雁離魂記

徐枕五著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六版

哀情小說 燕雁離魂記 (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海 虞 徐 枕 亞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上 海 大 連 灣 路 世 界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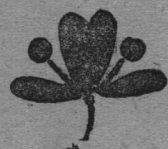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世 界 書 局

北平 天津 衡州 重慶 杭州 廣州 汕頭 梧州
南京 無錫 廈門 慶豐 南昌 蕪湖 蘭溪 梧州

分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哀情
小說

燕雁離魂記提要

此書定名。取燕去雁來。一般離魂之意。中叙二美女郎。初因情而妬。彌極
驚嘆。燕咤之致。中間忽爲之綰合。作一大段落。末復寫二人各以境况之
不同。互爲情讓之局。適與前此情妬。遙遙相對。布局之工。罕與倫比。蓋惟
妬之甚者。爲能讓之甚。妬與讓。實皆情之至也。惟尋常言情。常以妬召禍。
此則獨以讓聞。斯又情場之異聞。小說之創例也。箸者徐枕亞先生。素以
哀情小說著稱于時。本書實與玉梨魂。同爲其生平最得意之作。

哀情
小說

燕雁離魂記目錄

第一章	艷遇	一
第二章	情妬	九
第三章	幽困	一八
第四章	病變	二六
第五章	家閔	三四
第六章	情崇	四二
第七章	別恨	五〇
第八章	禍機	五九
第九章	趨難	六六
第十章	情讓	七四

燕雁離魂記 目錄

第十一章 函訣……………八三

第十二章 潛蹤……………九

第十三章 蕙馨日記……………九八

第十四章 漱卿日記……………一五



哀情
小說
燕雁離魂記

第一章 豔遇

開卷第一語曰。余書蓋有憶而作也。余今爲四十六齡。自恆入計之。尙在中年時代。而頭星星白。目黦然。若無能視。乃至步履飲食起居動作。皆颯颯然。呈暮氣如油乾而燈將盡。或早暮委溝壑。我殊未能自料。必弗其視諸親族尊。者年事。或余倍而精神。矍鑠。類青年。人余甚悅之。雖然。余何爲至於斯。余何爲至於斯。

人少。必有老。非困於衣食。迫於境遇。雖老其興致。或倍於少年。人以余處境言。無論何人不能指余有何種困阨。在理。余便老。正宜壓膏粱。披文繡。安富尊榮。自覺下半世之快樂。余顧索然。鎮日若無所歡。或強逗我以樂。益觸我無限之愁情。逗之不已。余淚且續續下矣。余亦恆人喜樂。非有特異處。人呼我爲偵我。亦無以自解於人。雖然。余何爲至於斯。余何爲至於斯。

余欲言余之所苦。而余事實不易言。言之亦非俄頃所可盡。然即此不言。後恐更詳言之時。則余事或終不白於天下。顧余旦晚且就木。而余事又極細。非有世界國家的關係。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以余有良心。有熱血。以此熱血故。負却多少有情人。故不得不乘此良心與熱血。欲有以自明於天下。後世余即不欲言。而此良心與熱血。

良心與却不容我緘默。實則人生如余固已早夕不自保。余所欲言者能及我生前而詳盡言之否。余又安能自料。但際此一息尙存。魂靈未死。尙不得不勉力以赴之耳。

余書開幕當在距今三十年前。余方十六七歲。余陸姓。名夏。夫家於嘉興之北門。父爲粵省長官。卒於任時。余年僅九齡。亦解悲苦。奉母歸籍。產雖不豐。視恆人所已有。二三倍母無它。出僅有余一人。故其視余雖掌上明珠弗雷也。余性頗敏慧。讀書六齡就傳。便讀畢四書。翌年病瀉。幾輟讀。至八齡始愈。故此兩年中成績轉遜。迨歸籍。余舅父范祠賢素居鄉方設帳課子。舅父爲老宿而不遇於時。常抑抑自悲。中年以後灰心進取。有三子一女。親督誨以自娛。母乃謂余曰。汝年尙幼。體又孱。吾不忍以課業苦汝。願念汝系出大家。汝父又只生汝。不能以禽犢之愛令汝爲不學之夫。致墜家聲。舅父愛汝甚。又方教授兩表兄。余欲令汝從而附讀。汝其行也。余聞母命。目灼視母良久曰。母殆偕我往耶。母曰。然。我送汝往舅父家。亦欲勾留一二日。與汝舅母暢談瑣瑣耳。余驚曰。若然。母終當歸家耳。母笑曰。驕兒子。誰家孩子。讀書要他娘。鎮日陪住耶。余未立有頃曰。雖然。我不願離娘也。此言甫出。吾母不知何所思。忽潛焉淚下。余大駭。以母爲憾。我則長跪曰。娘弗哭。吾今自往。且勤讀。必弗令阿娘耽心。母不語。拉余起。拭淚。強笑曰。兒弗懼。吾非言汝愛汝也。余念母旣愛我。胡不喜笑而乃哭邪。

翌日舅父來我家。余母卽告以己意。舅父撫余肩而笑曰。汝肯從我。讀乎。余但癡笑。不能答。母呵曰。不久成人。猶

是小孩子故態。舅父問汝不答而笑何也。余却立不敢再笑。舅父問余會讀何書。尙熟習否。余一一肅答。舅父爾後日是舅母誕辰。可來進館。且祝壽。余視母言佳。極後日當送舅兒來拜舅母壽。舅父大喜。後坐久。難談他務。始去。後日晨。吾母爲余整理書籍什物。以雙輿昇至舅父家。相距本匪遙。歷二小時許。已至。纔欲停輿。門前三數小兒。攔躍曰。姑母挾得表弟來邪。母下輿。一笑撫之余。獨注視其中一女。孩雖年事幼稚。而一種天然嬌媚。令我於不知不覺中。生無端之忻慕。既見余。便翩然遁去。向聞舅家有表妹。漱卿得勿卽其人邪。果爾。則當前佳麗。卽後日同窗。余既愉快。更是難言。余方思念母已。挈我下輿。俄室中人擁出主僕凡四五人。有權迎吾母者。有握余而笑且呼。夏官者。母且行。且與問訊。既入內。母始命我此汝舅母。此表兄。表弟。余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蓋余自三齡赴粵。九歲而歸。外祖家人固相見不能相識矣。

余於斯時。心中獨念。適聞女孩胡乃不見。彼殆非漱卿表妹乎。然則漱卿又焉往者。余欲致問。繼念我爲男子。乃問一女孩。似覺可羞。則亦噤住不說。旋聞舅母呼曰。夏官來。母推余至舅母前。舅母携余手笑曰。數年不見。已長成如許。却是好模樣兒。將來必有造化。因語母曰。姑夫雖先故。留得好個孩兒。姊亦可以自慰矣。母聞言似悲。似喜。強笑曰。如妹言。豈不大善。行謝妹金口耳。舅母復笑曰。雲兒。惠兒。則見適間二童趨前曰。娘喚我作麼。舅母呵曰。年紀如許。大儘自淘氣。不見汝表弟。恁斯文靜穆。且表弟新來。一切陌生。可導去游玩。毋許劇鬧。雲兒者。字雲。

癘年約十四五來惠兒者字惠珊年約十一二母命我呼雲爲二兄惠爲三兄且曰尙有汝大兄雨亭今赴秋闈試不日當歸矣余謹記之方欲行母忽問曰頃見漱姑在門外胡弗見我余大喜不覺失口曰漱妹妹我門次所見者然乎母未答舅母便喚漱兒余因立待之俄漱卿挾小婢來將及門忽趨趨佇立而笑舅母又喚曰漱姑速見汝姑母及哥哥漱姑突奔入伏舅母身舅母撫其髮而笑曰曷官視之此汝表妹令九歲與汝同年凡自孩子氣全沒斯文相後此曷官可教訓他余連稱不敢偷眼覷漱卿梳雙髻髮黑可鑑着黑紗衫褲清潔齊整益顯娉婷柔媚之姿余不禁又失聲呼妹妹者再漱卿面微頰不語舅母迫令呼我漱卿不可但嚙指而哂強迫之始低聲顧舅母曰是此哥哥邪吾已復笑慙慙可掬余大悅余於其時非有成人知識其愛漱卿也第曰我愛之而已究其所以愛與愛之關係如何內容如何余收自誓確未有絲毫把握些微瞭解而不知卽此一掬情苗漸茁漸壯便欠下了後日無邊孽債是亦始料所弗及也已

舅母家爲大族而式微者顧亦頗堪溫飽自鄉人視之猶爲一村望族也有花園大可數畝四周圍以竹竹之數以千其他菓木咸備中有小亭臨水而建惜窳廢弗治亭柱傾圯敗艸枯柴實其中匪特亭也卽園內一切多呈腐敗之象蓋舅父爲舊式儒生罕知風雅卽此園亭狀態之蒼涼足徵其主人之性情頑梗而無雅趣也雲惠兩兄遵母命導我出游惠珊最頑皮則跳而上山雲癘挈余手亦拾級上余初由城來得此以爲奇境則樂不可支

俯視山前有園甚大弗知卽舅家也異而詢之既知其故益大悅曰二哥三哥盡導我游此園我甚喜花園也惠笑曰此荒園多鬼魅我入之輒抑抑無歡弟毋往往且受吾母譴責雲笑呵曰弟弗妄言世間安有鬼魅夏弟欲往甚善卽從我行耳惠乃無言均隨雲下山繞屋後得小門雲曰此我家後門也有時我儕夜返則叩此門以近內室聲易達也余憶之雲叩門小婢紫英出啓戶納余等因笑曰少爺等適由此繞轉何也雲笑曰頃夏少爺欲游花園可去太太處携銷匙來紫英奔而去俄聞喜笑聲漱卿偕紫英至余益喜曰漱妹妹迺同往好花園妙極矣漱卿嚙巾而笑輕言曰什麼好花園直艸園耳余笑曰卽草園亦佳漱卿大笑慙慙逼人余不覺趨近之漱卿頭笑避至雲側雲携其手笑曰此夏哥哥妹妹弗懼也漱卿聞夏哥哥之名則益縱笑不可仰雲怒之以目曰妹妹又無禮矣此安足笑者使阿娘聞之又責妹風顛矣漱不答但殺其笑聲低語曰夏哥哥叫哥哥去年大哥送我哥哥哥也言已復大笑衆亦驟然紫英啓園門雲當先率我等入

余入園睹蒼涼之狀則亦無能側視疑惠珊言鬼魅之說若信有之夫園中固無鬼魅也而境象淒寂至此則雖謂之鬼魅之窟似不爲過余今觸此園之名爲鬼魅之窟卽讀者亦可想見園中之情狀正不必縷縷詳述其形態也而余第一次發言則笑而呼曰雲哥哥漱妹妹此大好花園奈何任其腐敗若此噫草沒吾踝且及胸矣彼絲絲纏繞於兩林之間者非蛛網邪此疊疊而徧地者非雞鴨之遺屎邪且此亭不久且傾人行其側則覆壓堪虞我

情宜謹避之。惠笑余妄，則故意近之，以手撼柱，柱且岌岌作欲動狀。余駭震失聲而呼。雲怒訶之，乃止。漱卿啞曰：「二哥，恁地不怕死？將來不爲兵將，遮莫也做得強盜。言已向余而笑。余亦笑。漱卿見余笑，則力迴其面，昂首向天，似避余之視線也。」

雲乃先行，就道旁拾得竹莖，一引手左右擦撥，所以闢草路，且防蛛絲也。繞亭前沿河而行，河由園外引入，故水尚清冽，有小魚數十浮游水面。余顧而樂之，貪看弗忍遽行。惠忽築石下投，有一淪然浪花四濺，魚隨浪散。余驚曰：「二哥奈何爲此？」惠方大笑，忽漱卿啼曰：「二哥，溼吾衣也。」雲亦怒曰：「阿惠，恁一味頑皮，幾見汝做出甚好事來？」漱卿啼弗已，挾紫英行，且言將返訴之母。余亟喚曰：「漱妹妹，漱妹妹，姑稍須之，我亦欲返也。」漱卿弗顧，竟去。余乃纏雲哥同返，言長寂不耐，久留嗟夫。余言僞也。余夙性好靜，而甚喜園亭山水之樂，正惟荒園則益增靜趣。徒以漱妹故，彼以拂意去，則我又安能久待我於漱卿？其時尙非有何種關係，而心理上之留戀如此。此又我所弗能自解者也。」

園游旣畢，我則匆匆趨內室，欲以觀漱卿與惠珊之交涉。至則漱卿方伏舅母懷而泣，盡以惠事訴舅母。曰：「二哥欺余，又扯其溼衣以示舅母。舅母覓惠珊不得，盡已遁去矣。余睹漱卿涕泣狀，覺悲哽之意發於胸次，似頗爲漱卿不平，而暗洒同情之淚也。但聞舅母撫其面而慰之，又爲之拭淚，易衣，且曰：『俟小鬼頭來行杖之斷其臂膊耳。』」

漱卿乃止。哭正立而視。余目灼灼有光。且餘淚未乾。則又爲秋波之含暈也。於時余亦立。母側立。躍上。母膝附。母耳笑曰。娘試視。漱妹貌何美也。而其雙瞳尤美。娘謂然否。母大笑。舅母及雲哥問。夏弟何言。余急搖手曰。娘弗告訴。舅母娘弗告訴。舅母及雲哥顧余所要求之結果。均歸失敗。母則竟以余言告衆人。衆咸笑。余沒法。則潛窺。漱卿神色。漱卿但仰視舅母。孜孜展笑。雲哥笑曰。諺言表姊妹老婆。既愛姊妹。但憑兩位老人一言。此一段姻緣。易如反掌耳。余雖年幼。亦知雲哥所言之指。繫私意。漱卿或未必解此。亟視之。則漱卿已作羞容。返身遁矣。衆益歡笑。舅母笑曰。夏官懂得哥哥意思否。余曰。雖然。漱妹弗我允也。衆大笑。舅母及母皆問。汝何以知此。余弗答。亦惟癡笑而已。嗟夫。自今思之。天下事禍福果相乘而生。而禍之勢力終弗逮禍之多。而且盛同一。讖也。禍則常驗。而福則否焉。夫使漱卿弗我允一言。終驗於他日。則亦省却多少煩惱。而無如其終不驗。不特不驗。而漱卿後此且堅持非我。莫屬也。惟其非我。莫屬。而終又不我屬。斯其所以爲孽也。與。

漱卿既去。余乃忽忽若有所弗怡者。久之。悄問母曰。娘彼漱妹。迺何由而去。邪。彼或弗永久避我。邪。母笑而訶曰。漱妹女孩子家。怕羞。避去。卽復來。何言久也。衆復大笑。雲哥嘆曰。阿娘今僅有漱妹耳。妹又聰穎而齊整。非夏弟弗能偶也。我爲娘計。宜蚤爲主張。以漱妹與夏弟。此天成佳耦也。舅母笑曰。雲兒亦殊單面。想知道人家要漱兒不。母亟笑曰。舅母誤矣。哉。曾見天仙般美人下降。而却之門外者。舅母雲哥皆笑曰。姑母允婚矣。我家漱兒有幸。

哉。阿戛憶之。憶之後弗忘。此一席話也。我略解其旨。則大悅。領之曰。憶之也。衆大笑。母罵我曰。小孩子。恁他不識羞舅母雲哥與汝嬉耳。乃遽認爲眞。怕汝福分沒生就耳。余欲尙有言。見漱卿在內。隔簾而招余。余亟奔而入。問漱妹喚我作麼。漱卿不答。但微笑向內去。余不期而隨之。至一處。漱卿曰。此我家後天井也。逢年節祀鬼。必於此。我曰。然則此間始爲鬼窟耳。漱卿怒曰。汝恁地善言。鬼纔說花園有鬼魅。今復說此爲鬼窟。吾將訴諸姑母杖汝耳。言已返身欲行。余大駭。亟拉止之曰。妹弗爾。我戲言耳。後此弗復敢也。漱卿大笑。以指作勢。羞我曰。呸。原來亦是銀樣蠟槍頭。余驚曰。妹乎。此何言。妹豈能讀……語未畢。漱卿冷笑曰。此何難事。我家有西廂牡丹等書。甚多。我二哥最嗜此。常背阿爺讀。一夕方闌。河畔高聲誦酒爲我所聞。趨而視之。而二哥弗覺也。余撫其背。問之二哥。驚而躍欲藏其書。乃爲余所阻。二哥不得已。求余莫向阿爺說。余曰。此亦易事。但兄須教我。我自是二哥。每讀余必就而請教。今已悉能背誦。惜書意太深。不能盡解耳。若適纔所誦之句。則甚易明白也。余乃竊佩漱妹之多智。而好學。則愛慕漱卿之心更深切。而肫摯於是。酒憶及適間之事。因笑曰。妹頃喚我究竟何爲。余問之再三。而妹乃未以告我。何也。漱卿聞言。瞠目而視。余灼灼之光射入。余目余幾弗能自禁。其情漱卿忽又作羞態。低笑曰。我無事於哥。但教哥嗣後弗再與娘行言……說至言字。乃掩其櫻唇而笑。余慙然曰。然則妹殆弗愛我乎。漱卿哂曰。安便至此。我謂哥甚……也。雖然哥宜省我言。毋再作此等羞人語。言已即大笑狂奔而去。余不覺惘然。木立者

久。不。自。知。其。魂。之。爲。奪。也。

厘父曰。枕亞作哀情小說十餘年。賺盡了閱者多少眼淚。而自身亦爲情所傷。居則忽忽焉。似罕有生趣。此書或有爲而作。開卷數言語意。踟躕文情。哀怨又恰令枕亞現時之情狀。是編一出。不知又當顛倒多少情場男女矣。吾甚憾枕亞之忍。而又憐閱者之無端賠淚也。

開卷第一章。即將書中重要人物。旨趣性情。和盤託出。如嗣賢之迂范母之愿。陸母之識。大體戛生。漱卿之純。潔。天真。雲兒之熱心。仁厚。惠兒之殘刻。頑皮。悉已活躍於紙上。筆力之鉅。洵足驚人。也。

第二章 情妬

自余來舅父家。可三日。母先別余歸。余以雲哥厚我。而又有漱卿之良伴。已覺此間樂不思蜀也。然自母之行。而情又大急。以余生九齡。由粵而返里。未嘗一日離母左右。今茲驟別。則亦安能弗戀。乃方持母衣。弗釋。奮目視母。然又弗能有言。以前此弗忍捨母一言。迺令母增其傷感。今何能再作依戀之詞。邪。旣而肩輿至。母將登輿。隨而送者十數人。咸出至門外。余先已候於輿旁。伺母登。則心有所苦。淚承於頰。亦終弗有言。以恐觸母悲願。雖弗言而悲哽之意。乃甚於多言。且我嘗偷眼視母容色。其眼波溶溶。而語音低啞。知其心中之難堪。或有劇於余者。雖

送別人多強爲歡笑而一段悲苦之情欲掩而彌見其彰耳母乃撫余而言曰兒乎遠歸毋念我書宜勤讀字宜勤習視雲哥如師視舅母如我待漱妹惠哥當客氣毋許爭鬭需衣服食物我間日以人來視汝余一一謹諾尙張自視母欲詢其更有何言而母已哽咽不能再語則乘輿而去余癡立道周目送輿行猶見母回首與背隔紗簾而相望至輿行已遠目不能見始已而惠珊與漱卿已携手而來覓余往書房也

余今先言此書房之情形舅父本非賴舌耕餬口者徒以試既不售而長日無聊且欲訓其子女故設帳於家村人慕舅父德行願以子弟附學者甚夥舅父弗允也開學後漱卿兄妹三人外僅余一人惠珊最鈍日讀四書二五行尤弗能誦而頑皮特甚舅父偶出則跳高爬地作語不規則之舞蹈或繪一鬼怪於壁及書之封面舅父怒甚日以夏楚治之彼則申申晉晉或咒其速死屢治弗俊也外此雲哥則勤讀古文詩詞摹摹兀兀無頃刻之休息有時舅母憐其攻苦勸令稍休止亦弗從也質雖中人而勤學如此故所得亦多性尤老成持重一言一動胥爲我輩矜式我輩咸服之余與漱卿則奇慧二人進步之速如怒馬之相追逐顧亦弗肯讀舅父授課已輒掩卷賭誦余心粗間有小謬誤而漱卿則一字不訛也既成誦則相率而嬉舅父憐我儕弱又能習其課亦弗事苛求也願我儕之嬉亦與惠珊殊余喜玩山水日日登臨其間弗爲厭甚或兀立數小時觀魚游爲樂實則余天性如此亦終弗知山水之可樂果安在也漱卿則剪紙作諸花卉或刺繡之事余生無小慧對此殊非所樂然觀漱卿工

作則呆立其側常廢寢食。漱卿或命曰：「夏哥哥爲我取剪刀來。」又曰：「夏哥哥爲我去娘房携針線來。」則大幸。奔走惟恐不速。漱卿卽不命余而使其小婢或他人。則余轉滋弗怡。漱卿亦知余意。有時睹余之閑也。而以余所願效奔走者而故役使他人以窘余。余或搶先作毛生自薦。則又佯讀責余多事。直令余左右爲難。哭笑不得。彼則嗤然而笑矣。舅母等嘗笑言：「漱兒太促狹。而夏兒之實心亦弗可多得。」蓋指此也。

余居舅父家半月餘。逢中秋節館例休假五天。余母以雙輿來迓。蓋余先與漱卿約同至余家。已得舅父母之許可。故以雙輿來。並迓余兄妹也。漱卿既蒞止。與余偕入。母已逆門次。余見母卽歡躍而前曰：「娘我接得妹妹歸也。」漱卿亦趨行至母側。笑呼姑母。母大悅。則伸兩手携二人入。且絮問兒在舅母家好否。肯讀書否。欺侮汝妹妹否。刺刺而問。余哂曰：「娘亦太性急。此何大事。亦值恁般問話。」母笑拉余等入。漱卿坐。母旁笑曰：「夏哥哥常欺侮我姑母。必爲我治之。」余急曰：「娘弗信。妹妹言彼欺娘耳。」母笑曰：「我偏信汝妹妹言。汝爲阿哥不知愛惜。妹子迺敢相欺侮。不該打殺邪。」漱卿大笑。母及我亦笑。余適攜漱卿平日所喜者語母立促僕往購。不容須臾之緩。僕哂而去。已而得之。則大喜持獻。漱卿弗理。置物於案而縷繡與母述家事。余弗能耐。則大聲呼曰：「漱妹妹我購汝心愛之物來也。」妹妹快看。毋效老婆子瑣瑣口吻也。漱卿作氣曰：「汝又多事矣。我弗愛此也。」罔頭與母語。如故。余大駭。念何事開罪於被迓。遭此白眼邪。則癡立於側。俟其語畢。方哀懇曰：「妹妹盍顧此母亦笑言：『漱姑姑汝哥

哥爲汝買得好東西來速視之否則戛兒又懼汝之弗怡也余聞母言大悅以母能知我心也漱卿至是始向余驕笑曰多謝哥哥費心則取所購物一玩弄訖捲而懷之余乃大慰

翌日爲中秋之夕月明如晝夜靜如山四遠澄清一宵皎潔母率余等祭祖已迺雜坐庭中縱談指點余笑謂漱妹曰此時妹家哥哥們不知怎麼取樂漱卿微笑曰吾家二哥爲人最好渠又惜光陰不肯等閑虛度雖遇佳時令節殊無所留戀若三哥則今方與村童輩恣飲食賭銀錢耳以我視之此二人皆有所偏也母笑曰漱姑年稚酒能評罵人確當至是試問汝戛哥何如者漱卿笑而弗答余強問之漱卿笑曰汝亦淘氣精特較靜穆故勝於我家兩兄也母聞而大悅余亦大悅顧余之所喜與母殊母意謂漱卿評我確切而余則喜漱卿謂我勝於兩兄則其愛我又何待言耶三更將至母自起備特製之月餅裝爲一盆尤有蓮藕之屬爲供祖所撤者置案上命曰汝二人皆質嫩弗宜多食余本弗嗜月餅僅食其一而多食鮮蓮漱卿似飢故連食三餅復嚼藕數片稍坐便喚腹疼余大驚亟問如何得弗餅中有毒耶母及漱卿皆笑母又罵曰汝又胡說餅安有毒想係熱食之後又進水菓故相激而疼耳乃飲以熱湯而漱卿疼益甚宛轉呼號神色大變於是母亦大急余則駭而哭母乃自抱持之入內室臥漱卿痛勢忽急忽寬每急痛則啼泣呼娘余謂母宜速延藥老伯來進以藥餌母以爲然將以人去邀藥醫生而漱卿極床呼曰誰爲我延藥生者我素不啜此苦水也母不知爲計惟緊挾其體而撫摩之余則坐床